

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盛唐問先生祭禮通俗譜其于祖與四親及祧與不祧諸室俱已斟古酌今處置各當矣第後來之制亦不可不推廣言之以杜遺弊如身卒而子祔吾于禰而祧高子又卒而孫祔子于禰而祧曽倘兄弟不一將見數世以還即有無祖無禰之廟而吾之兄弟即

有不祀祖禰之子若孫矣是猶立宗法也必身卒而不遽祔廟而祭于家吾兄弟相繼主祭以至于盡然後登祔而吾子主祭子卒亦然則主祭皆有四親而拜于下者皆卑幼此不立大宗之大宗而諸兄弟之子孫各奉祖禰而祭于其家其世次既多則聽再闢一廟如展氏游氏然分氏為族為小宗其說何如

曰通俗譜本以諧俗惟恐說繁故作意簡省多有引而不發之處如此節則在第二卷主祭之人條子已約略

言之有曰兄弟雖異居而必同祭者重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同居而必分祭者以彼自有父也原其說謂予無不祭父者一父十子雖十居而必同祭以共此父也吾父之子與伯叔父之子雖一居而不共祭以吾父之子有父伯叔父之子又各有父也推此則吾身卒而吾之子與吾兄弟之子皆各父而非同父吾子卒而吾之孫與吾兄弟之孫亦皆各父而非同父豈有吾之子吾之孫尚可與吾之兄弟溷作同父之祭者然則身卒祧高

而謂兄弟之主祭者或無高子卒祧曾而謂兄弟之主祭者或無曾此皆必不然之事而不足慮也葢身卒則身之子當祭身身之子卒則身之孫又當祭于此其說在前一條固引之而特未嘗明言之也即後一條巳明言之而又未嘗推類而究竟言之也其明言之者何也後一條曰孫而為子則不與同祭其云孫而為子者謂主祭者之猶子即所祭之父之孫也萬一主祭之兄弟夫婦偕亡則此猶子者本孫也而今為子矣為子當祭

父于是立考妣之主而分祭之而祖與高與始祖則設
牌焉此明言之者也然而但曰主祭者之猶子則人弟
知爲長子主祭而支庶兄弟之子爲猶子殊不知長子
倘死而支庶兄弟以次主祭則長子之子亦猶子也此
未嘗究竟言之者也此可推也又曰若兄弟夫婦有一
亡者則祔于祖堂以俟後之入祭室謂兄弟亡婦則兄
弟儼在與祭其子不得背父而私祭其母如國君亡后
后不得先入禰廟但間一廟而祔于祖妣之傍此云祔

于祖室者正祔祖妣傍也此明言之者也然但言夫婦有一亡而不言夫亡萬一兄弟先婦亡則子當祭父兄弟之子自當奉父主而祭于其寢不俟母之偕亡矣此如國君先后亡則後君不俟后亡而即奉君主以入禰廟故後祭儀條有云主人主婦為一列倘有母則列西上一位有庶母列西稍上一位正指未偕亡者言也此亦未嘗究竟言之者也此又可推也

乃推其致疑之由則皆由廟制不明以致有此蓋廟即

寢也古官師一廟與庶人祭于寢總皆以家之寢室當之故居室多者以居傍一室為寢廟居止一室則即以室後半室為寢廟未嘗缺也今兄弟同祭止在一室而兄弟之子分祭則又闢一室或半室原不必仍祭一處如必俟兄弟主祭畢而後分祭立廟如展氏游氏則失時矣且展氏游氏之廟皆小宗廟也近代無宗法惟宗堂之祭稍類大宗可百世不遷而五世則遷之小宗廟則反無之以宗法既分祀其父又當合五世之祀于小

宗之家然後又合百世之祀于大宗之家今但作一始祖以下之宗堂而五世以下即分祀焉不必合也又何子游子展之廟可再闢為詳見大小宗通繹廟制折衷二書

又問通俗譜下祭用長子主祭序前列子姪助祭者在次列設子姪有貴者則長子用攝祭例揖貴者升前而使主祼奠此大較也設貴者為姪孫曾姪孫而先于分尊之親得毋䠡䟶不安乎

大抵兄弟同祭定無及孫與曾者前條已明言矣萬一

有之則姪孫曾雖貴仍序之孫曾之列中至祼奠時則攝主者肅之使前至祼奠畢而仍還其列何不安焉

又問通祭貴者不可祧萬一各房有卑幼而貴者其人苟卒宜在不祧之列而世次在高曾以下自不當越高曾而祔世室矣其位何居

不祧者歷四親之盡當宜祧時始去四親之廟而入于不祧之室則方其未宜祧時亦必列高曾祖之下而以次而進未有越高曾而遽入于世室者也然則其居世

室時無高曾矣後之高曾皆其子若孫矣若既入世室則本房世室在始祖傍宗堂世室亦在始祖之室傍與高曾祧室各壘各廟又何礙乎

又問禮緯鉤命决曰夏祇五廟者夏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先生作廟制折衷辨之極詳大抵謂諸祖在旁而先虛一已以俟祧入必非禹意及釋諸侯五廟則謂齊楚始封當虛一實四以俟始封者之祧入之得毋天子諸侯之制有不同歟

曰天子諸侯之制固不同而禹則尤不同天子諸侯之不同何也天子自為制必無自立七廟時豫虚太祖一位于中以俟已入而先實四親于在傍此易曉也諸侯則天子得限之矣齊之呂尚楚之鬻熊前既無功德之祖可為始祖然又非王者之後與帝王子弟宗諸侯之國可以直溯古帝兼祀出王則必虚一實四以俟呂尚鬻熊始封之君之祧入此固廟制所限無可辭也若天子則誰限之乎至于禹之尤不同則禹原有高祖黄帝

王考顓頊皆可為太祖而謂禹無太祖固已無理况以黄帝顓頊在昭穆而云尚可虚其中以俟已入則雖不肖喪心亦不至此而曰禹為之此真齊東語也故曰尤不同也若三代以後則開國先世並無功德而又無帝王神聖以啟其前則不得不祖始封之君如漢祖沛公唐祖唐侯皆與齊楚諸侯等然而同堂異室以次祧祔則在中不著而虚位可泯此又廟制之變之無如何也夏商無是也

又問時俗葬親多信青烏家言相地卜兆踰年不葬即葬而數遷此喪禮大弊吾說篇四卷言之詳矣特不知仕宦之葬他鄉者當遷而歸不乎禹葬會稽天子以天下為家不在此例而嬴博葬子以親制令非子於親所敢同至或樂其山川風土遺命弗歸或其邑人民謳思欲留祠墓雖振古有人然禮之變也先

王父以鼎革後卒康熙戊子王淇逆命

王師屠建州懼罹兵燹不得已葬建之東塔源而先父以

康熙癸丑卒甲寅耿逆叉羅兵變葬建之白鶴山在祖父之志則無時不思東歸且先祖妣已先葬山陰先嫡母猶厝江南均未合祔若稍能成家于越斷無使祖父他葬之理但恐入土已久必欲遷發使化者不安令伯兄原在建守墓或者倣朱元晦周茂叔例但留子姓于彼供祭掃已乎抑必當遷歸乎

以舉世瞶瞶之際能獨發此問審處所安可謂意識過人矣弟父母分葬在漢唐以來並無此説其獘實始于

朱元晦趨吉異議而後之青烏家特載之地理全書反謂元晦祖父母身四地分葬且各遠數百里為不侵祖不狃俗燭理甚明錢唐王草堂曾辨之謂伯魚子思皆塟于孔子墓前不為侵祖孔子合塟母于防不為狃俗且此一聖二賢皆非燭理不明者其說亦既了了矣特世尚有瞶瞶者予嘗謂分塟一說不特于心不忍實亦不幸而出此毋論古重墓兆死不得出鄉其在夫婦離合尤有關係禮非出母改嫁母與有罪而死及不成婦

而死皆合而不分則秖此一分而明明以失節與罪惡視其親矣且不讀中庸耶視死如視生試問人生時有願夫妻異處者乎有願祖父母身各四遠離散者乎此不必燭理人始明之也

若仕宦而塟于他所則必以官為家家在斯墓在耳未有家遷而墓獨留者然且家可遷墓不可不歸漢韋賢塟平陵其子元成繼為相巳徙家杜陵矣至臨卒而上書曰不勝父子之恩願乞骸骨歸平陵則且有家遷而

墓反合者矣故唐人以官為家而柳子厚卒于官其故人裴行立特出貲使歸塟河東至今墓誌猶稱之是凡死官所皆當歸塟縱或不得已不能遽歸亦必謀所以歸之之道至必不能歸而後留子姓以守其墓否則寧負骨以歸勿輕棄也

如謂已塟而遷歸恐死者不安則古原有遷塟禮春秋塟桓王穀梁謂改塟服緦而司徒文子改塟其叔父有問服于子思之事則遷塟有禮不必問安不安也且遷

塟而異處耶則不安遷塟而還歸則安之之甚東漢温序作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光武殮其屍已賜塟洛陽城旁而序子温壽忽夢父曰久客思鄉里壽遂棄官上書乞移骨歸塟則此一還歸為死者魂夢所祈求而不可得者反不安耶如謂入土久而恐不安則仍請較之朱氏當朱氏父卒遺命塟崇安之五夫里此不知在何年朱氏自云熹幼是也及至乾道年而遷之白水里之鵞子峰下則已有年矣乃至慶元年而又遷之武夷鄉

上梅里寂歷山中則自乾道至慶元已不啻二十餘年是此三四十年間凡三發其骨而後孤留之寂歷之山至今未云不安也乃一遷遽歸而以此為慮過矣

至謂周茂叔亦塟母他所則宋初議禮多屬杜撰實與三代周孔夏商禮周禮春秋禮迥然不同固不當引之為據然茂叔事可原當其塟父甞道縣時家卑微幼不能立稍長即隨其母鄭氏依養于江南丹徒舅氏家而母卒遂塟之母氏之黨此不得已也及暮年知南康軍

家于廬山閒水齧母墓因遷葬于清泉社之蓮花岑此又不得已也然而終不歸塟者王草堂辨云茂叔母繼妻也其父與前妻唐氏合塟唐生子礪礪生子仲章則同穴有人守墓有人不煩遷矣况茂叔臨卒命塟于母墓之側則死不忘親與世之貪地利而故為隅絶者相去甚遠如此則猶可原耳故曰必不能歸而後留子姓以守其墓不然寧負骨以歸此至言也今子遭不幸而出于此無如何矣雖然或亦于此言思之

汪煜字寓昭吏科給事中台州人問婚禮娶婦時有兩告廟一謁廟在春秋周易諸禮載之甚詳然皆不謂之廟見以告廟謁廟雖死舅姑原在廟然非為特見舅姑而行告行謁則仍非婦見舅姑之禮故須三月後可以行祭然後專見舅姑于廟中謂之廟見此禮經先生發明已長夜一旦矣但疑此是適士以上之禮而士官師與庶人不與焉適士二廟一祖一父祖可以告謁而父可以廟見若中士下士與在官之有職事者則

止一父廟矣庶人則祭父于寢并無廟矣是娶日之告謁者此死父也三月之廟見者亦此死父也娶日而告謁已見之矣乃又必三月而始廟見于禮未合故曰此非士庶禮也何如

一廟無二主若謂士官師一廟無壇則祖曾祧主仍存廟中庶人祭寢無廟則祖曾祧主亦仍存寢中此固叔孫杜撰之言不足道也葢一廟則祧主在寢祭寢則祧主又在寢半故一廟只一父一寢亦只一父此定禮也

獨不曰廟寢雖一而行禮有殊乎月朔有朝享而告朔
因之然告朔非朝享也軍還當告至而獻捷隨之然獻
捷非告至也今告謁廟見明分三禮告廟非謁廟而謂
告謁即廟見可乎且子不講婦見禮乎廟見死舅姑其
禮雖明當于婦見生舅姑推之當娶婦之日公羊傳云
昏禮婿不稱主人必父主之故昏禮婦至主人揖婦而
入此主人生舅也及質明而又贊見婦于舅姑此婦見
之舅亦生舅也夫即此生舅而在作主人時已見婦矣

乃必至次日而又名婦見然則死舅之廟見亦猶是矣且子弟知一廟之主只一父因謂一父不宜行數禮不知三廟五廟中皆有父也當楚公子圍之親迎于鄭也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夫所謂莊者圍之祖所謂共者即圍之父也父非專廟猶必並告是多廟之父亦未嘗不與一廟一寢之父告謁並行而謂士庶之禮之有異豈通見乎

又問祠堂之制若從朱氏家禮則誤認長房為宗子

合通族尊長而助祭長房之四親一如王族伯叔父之助祭天子此其為無禮固不待言矣若近代祭法祇以族長主祭而祭始祖則族長不專祭四親而助祭不皆尊長雖死者不祧不殺猶是僭罔而生者不僭猶可藉口此義經先生發明極為痛快但先生又云自祠堂一興而天下之人皆不祭父夫王族助祭仍私祭四親今自祠堂一祭外而家祭盡徹其在朱禮則長房有四親而通族無之在今祭則并主祭之

族長亦無四親是祠堂一興而並無父祖曾高不止

一父也先生祗言父何也

曰大夫無高適士無曾中士下士以下便無祖矣故祗言父而不得概言四親何則以原有不得祭四親者也且言父可概四親言四親不可以概父彼不得祭四親而祗祭父者不可謂不祭四親何則以祖與曾高皆從父而遞祧之既已祭父則今之祧者即向之祭之者也惟不祭父而四親之祭俱絶矣何則以並不曾享一祭

也況父祭之重為何如者自天子至庶人七廟有隆殺而父祭不殺自郊社以至室神諸祭有分限而父祭不限則凡有生者皆必祭父而今并父祭而亦絶之故云然非有他也

然而彼制祠堂者未嘗以為不祭也蓋祭禮于堂享共祖而餘皆配食配食亦祭也且三獻之後主祭者分爵而獻于兩序亦以此明祭意矣而先生竟曰不祭則必有說以處此

曰古無配食禮惟殤與無後之主祔祭于宗子之室謂之祔食又或夫婦亡其一未立祭匱則中一以祔于祖室之傍亦謂之祔食他惟祖孫相繼兄弟相繼于祧祔之際有礙則偶一遷附餘無所為祔食者葢禮有犆祭有合祭犆祭必特設不待言矣即合祭一堂亦必各設祭禮于主前如朝踐獻牲則牲之肩胉髀脊必分諸體審先後以別尊卑是各有牲也出尸綏祭則祝必滌肝雜肺授諸尸以為挼物擩祭之用是于牲之餘體又且

各有分也至于還饌撤饌進尜進飲在室在堂行酳受胙諸節則凡主皆備而每尸必周令但陳牲于庭鋪几筵而設簠簋鼎爼籩豆于中堂其在兩序配食者枵然也曾薦腥乎曾薦爓乎曾薦黍稷湆醢乎祗此一杯之分而合序共之不惟不祭抑且不薦不惟不薦抑且不養庶人無廟猶得入市市肉腥熟之以專獻其親而祠堂一設竟至合通族之父而皆為若敖之鬼言至此亦可畏矣予㝡通俗譜救時之弊不乏大聲疾呼處而究

以未著全禮往多軼漏有志于此者當細審之

昂天翽字扶上山東平原縣知縣合肥人問朱氏謂笙詩有聲無詞如禮記投壺之記魯鼓薛鼓但有其音節而並無詩歌令無學之徒動引其言以為據先生白鷺洲所辨其諸所參証亦既詳矣而於此翻未之及學者疑之豈朱氏此說果足據耶

曰朱氏論詩禮全不足據但彼時所辨祇憑主客客未問及主何能答今子能問及則亦自有可辨者朱氏讀

書頗忽畧且不耐根柢但見投壺義有皷節而其傍無字便謂有聲無詞不知前經明有命絃曰請奏貍首之文則此正貍首詩詞之皷節也古凡奏樂必歌詩歌詩而後琴瑟笙管籥簫箎笛塤編鐘編磬凡十一器皆足以倚之乃其節之者則有三器柷也皷也搏拊也若射與投壺奏樂則但以琴瑟倚歌以鞞皷與大皷作節而不用柷與搏拊蓋射必聽歌使容體步止與歌聲相應而總以二皷為之節是以天子歌騶虞有七節謂歌七

終先虛聽三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諸侯歌貍首
大夫釆蘩士釆蘋皆五節謂歌五終先虛聽一終而後
一終一發矢凡四矢四矢乘矢也特其聽聲時秖記鼓
節如畨弓省度勾絃發筈皆記鼓節以行事故孔子曰
何以聽何以射言循聲按節當費經營或鞞或鼓毋令
差誤然後容比禮而聲比樂則是此鼓者正聽之以應
此歌詩者也秖以投壺之節半于射禮而其爲歌則又
限于貍首一詩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等以致戰國時

有曾𩎟兩家子弟其辭不同而皷節又異因之有曾皷𩎟皷之譜見于投壺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後則投壺之節方者鞞皷圓者大皷譜記甚明朱氏於樂理既未諳而禮當瑣細處又涉獵一過但見方圓滿紙必以為器色工譜定無有詞而不知其誤也詩無徒歌瑟無徒步皷可有徒皷乎予年老不能口授而著書又無力後有學者當亦因此而憬然省惕然懼凡說詩論禮必尋求至當而後已庶于經學少有裨乎予望之

矣

田得名字絅卿康熙乙丑進士刑部郎中保定人問女子未嫁聞夫死而

守志禮與

非禮也春秋公羊傳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未嫁而在家則女也女則誰守矣且在途亦非婦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也若不廟見而死則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非不居喪次歸葬于女氏之黨何則未成婦也夫娶婦

三月婚已成矣祇以不見死舅姑于廟尚以為非婦而婿不終喪歸其棺而離異之令以未經娶歸之女生不婦見死不廟見而妄稱夫婦無端而為之守志此則亂倫瀆類之甚者而以為禮可乎

然而古禮未之禁何與

古禮明有禁而不善讀禮者不解也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夫媒氏掌男女之判者也反判為合然而反合亦為判判者禁也故一禁遷葬謂禁夫生未為夫婦

而死而遷葬使同穴也葢生不共室則死不同穴何則非夫婦也故舊註曰非夫婦而相從不可也此以判男女之未婚而偕亡者也此一禁也若夫一死一生則女倘先死男子謬認以為婦而娶女棺而葬之謂之嫁殤倘先死男子謬認以為婦而娶女棺而葬之謂之嫁殤嫁殤有禁男倘先死女子謬認以為夫而不他嫁而歸于其家謂之殤娶殤娶亦有禁舊註所云生不相接死而合之為亂倫為瀆類此則男女未婚一死一生之又當判也此又一禁也然則未婚而守志正在所禁而讀

周禮而不之解何與

然則先生在史館作孟貞女傳曾稱明洪武間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氏為貞女而近作嚴貞女狀且未婚而為夫死矣若此者何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向為此言者殊志也葢惡夫畸行異節之不傳于世而第以庸劣之跡冒中行也以為世固有不中禮而貞志亦可取者此類是也而第不可以是為訓也今所言者正禮也吾懼夫世之不明是禮而

妄以輕生苟殉者之反以是為正經也此則不可不辨者也故予自二文而外凡以是請者俱拒之以為男女之禮自有正者寧為正勿為變可也

經問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十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浩

經問卷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寄堂客問康熙四十一年客集于杭州寄堂時究平金壽公淮安閻潛邱仁和沈昭嗣新安倪魯玉俱在坐客有舉顧寧人日知録為言者潛邱謂録中說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義最明因以為問

喪服天子諸侯絶期之義後儒但以貴貴為言而顧寧人日知録謂古人有喪不祭天子諸侯為秉鬯之人所以絶期者恐曠祭也其說是否

貴貴二字雖拂人意然而先王制禮之義不過如此若顧說吾疑之吾未知有喪不祭一語出自何經果爾則自天子諸侯以下凡卿大夫士官師庶人服期功者將無一人得祭者矣且其所云不祭者何祭乎使祭天地社稷耶則雖天子三年新崩未葬之際苟遇郊社無不舍殯宫之紼改服行祭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必越紼而行事是也使祭五祀耶則雖天子諸侯三年或殯後行祭或葬後行祭隨其所遭曾子問所云天子崩五祀

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是也若夫六宗五帝山川岳瀆諸祭則皆從明堂郊社類見雖降于天地社稷而實尊于五祀此正在越紼中者敢不祭耶至于宗廟之祭則雖天子諸侯三年惟饋奠以後虞祔以前偶一停祭及既葬卒哭必入廟而行祔祖之禮此時已行廟祭矣至祔祖既畢奉主還寢則惟練祥禫彌吉之祭專祭主于寢而一遇烝嘗時祭必如常祭廟而仍奉主而祔之祖傍春秋傳所云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祭于主烝嘗禘于廟是也是内祭外祭雖三年重喪斂殯虞祔極大喪節猶或前或後並不一闕而謂區區期功便當絶祭此非有學人所宜言也

然而王制曰喪三年不祭何也

此言不祭謂三年大喪于始死之際暫撤廟祭即子前所云偶一停祭非竟不祭也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斂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避喪奠也及卒哭成事

而后主各反其廟以為既塟卒哭則新主當祔廟也則是天子三年七月不祭諸侯五月不祭降而大夫與士皆三月不祭此不過以始死之故暫停不絶然亦惟三年有然期功無是也

然而曾子問曰緦不祭何也

此言不祭謂天子諸侯以下家有始死者雖輕服如緦亦且暫停喪祭此喪祭即虞祔卒哭之祭并非廟祭也

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宫則

雖臣妾埜而後祭所謂以始死而停喪祭者則不必三年緦服有然然而此係凶祭不惟非吉祭且并非練祥禫彌吉之祭雖曰祭實非祭也且亦第緩祭非竟不祭也

然則天子諸侯之絕期何義乎

天子諸侯本無期非絕期也使正期耶則天子之祖皆先王諸侯之祖皆先公也未有先王先公而可以服期喪者使傍期耶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何服焉是以天

子諸侯惟創始之君不絶諸父封君之子不絶兄弟以未臣也餘則皆絶矣其別有期而不絶者二謂后與世子也春秋昭十五年周景王太子壽卒而其年穆后又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以爲天子絶期祇服三年而獨此后與太子期服不絶則非期之喪三年之喪也杜氏所云雖服期而謂之三年是也然則天子諸侯無期矣無期則絶期有義矣寧人曰知録吾未之見或傳之非眞則未可知若信有之則其議禮亦疎矣

于經學何有

又問次日客復集寄堂日知録云微子之于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于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于天下矣豈其説又非

與

非也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者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戮武庚封微子于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為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為周臣復為周賓詩所稱侯服于周祼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無他意也康叔初封康

亦畿内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耶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耶

然而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此何也

此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虢仲虢叔是也仲叔皆封虢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

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甞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為國君仍得稱已之字以為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

又問日知錄云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于三年之乆孟子曰伐奄

三年討其君是也旣克而成王踐奄葢行廵狩之事書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是拘于篇次先後而强爲之說也此則何如

此則龔宋人之說而又非是者按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是時奄助紂爲虐故伐之葢武王時事而此以周公東征三年當之謬矣孟子伐奄與誅紂連文其所云三年

者趙岐註謂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正與誅紂是一時事若註又引多方王來自奄此証後誥多方時亦伐奄非謂即誥多方時伐奄也不然戮飛廉滅國五十皆武王誅紂所及而忽攙成王伐奄于其中將所云相武王丕承哉武王烈皆不可通矣此亂經之談也非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奄與淮夷同三監再叛時又伐奄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是時管蔡以殷畔而奄與淮夷從之周公

東征但取四國君而不及其民故于遷殷時作誥多士備述往時愛民之義以為言此述前伐奄非叙後踐奄也而此以後此踐奄之事移之在前反謂多方多士篇第顛倒則又謬矣東征伐奄是周公事故稱朕來自奄成王不東征焉得有朕來之文且成王踐奄在營洛遷頑之後爾時管蔡已誅武庚已戮安所得四國而云四國民命我將降之是妄言也又非也一是周公從成王居洛之後奄與淮夷又叛公從成王又伐奄書序所云

成王踐奄多方所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是也是時成王在洛伯禽初封魯而奄與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伐淮夷作費誓而周公則從成王親伐奄而踐之作成王政而此又以成王踐奄為廵狩其地夫成王未嘗有廵狩之事諸經可考也其曰遷君蒲姑者正是踐奄非廵狩事也葢踐奄即翦奄謂翦滅其國而遷徙其君舊解甚明而乃誤以為踐履之踐解作廵狩謬之謬矣若多方本文明云至于再至于三舊儒亦明註再叛三叛

歷歷可數而此又以為商奄不再叛孔氏但拘于篇第先後立說此與蔡沈書註欲移伯禽征淮夷在三監畔時反謂淮夷不再叛意同而不知尚書可焚尚書之事實不可焚學者說經至于失經義亂經意已非細故況乃易先王之典禮改前古之事跡使三代世界俱變換于儒者之口則罪大矣此不止非是已也

丹井山房客問　踰日又集錢湖丹井山房時蘇州顧俠君嘉興曹希文仁和馮文子皆在

坐客舉春秋日知録為問

日知録云春秋左氏傳多用夏正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内舊冡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

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為傳據晉史經則周歷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其說之鑿鑿可指如此先生傳春秋力辨經文從周正不從夏正而並不及傳且亦力辨傳之記晉事多用晉策書不用魯策書而並不及傳之從夏正得無有遺義與

吾傳春秋皆以經証經不得已而及傳又不得已而後
及諸子百氏以至漢後儒說之說經者豈有晋太康汲
冢宋羅氏路史可解春秋妄矣春秋最重編年其記年
月日經傳並同或間有不同者在本經本傳皆有明據
惟宋人不善讀書如劉原父輩每以為左氏雜用周正
予嘗細檢之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
作夏而傳作春舊儒謂經從到日傳從來日則焉知一
穀一鄧恰同日發來不無可疑此或策書有異本亦未

可知若謂左氏于此一事獨從夏正則雖愚者猶不信也若晉則同姓諸侯之親且貴者忽然叛正朔而行夏時此是何解考晉入春秋始于僖年即僖年記晉事亦皆全用周正今顧氏所舉則僅屬僖年一二事爾吾姑就此一二事還質之據云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 則傳明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而于春之傳則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是十二月者殺世子之時春者來告之時也乃

于其書而不能讀何也又云

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

則經傳有前文僖九年經云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傳亦云九月晉獻公卒此里克弒君之前文也其月日同也且有前事其年經又云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此前事也其月日又同也及里克又殺卓子經在僖十年春正月而傳在舊年之十一月則未有一人弒兩君而一君用周正一君用夏正者且未有一時記兩

事而一事繞用周正一事逺改夏正者此固不必辨也且不讀經乎夫奚齊卓子同一晉獻之子而一稱弒一稱殺一稱君一稱君之子者何也禮先君未葬則子不稱君不稱君則不書弒時晉獻以九月死而奚齊于十月見弒即已來告先君既未葬而子又未定為君則子之殺之是經之書子書殺以來告速也是月弒即是月來告也夫是以月日同也卓子則同在喪次而已定為君然未葬猶稱子也及次年之春而獻已葬矣且踰年

當稱君因而君之弒之是經之書君書弒以來告緩也弒在𦙍後告又在弒後也夫是以月日異也然則春秋之解註盡在經矣乃于以觀傳傳明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𦙍也及荀息立公子卓以𦙍十一月里克又殺公子卓于朝則傳明明以未𦙍已𦙍釋經之稱并釋經月日之遲之故而讀經而不識經讀傳而不解傳且讀傳而不能合此事前後而連讀之讀書者如是乎乃又云

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此則經傳有成例者經十年
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傳亦云夏四月晉侯殺里克其月
日同者以告速也猶之里克殺奚齊也及殺丕鄭則經
書春而傳又在冬其月日異者以告緩也猶之里克弑
卓子也是晉兩弑君兩殺大夫在經傳同異兩若合轍
則亦可以悟矣且不讀傳乎傳明云十一年春晉侯使
以丕鄭之亂來告猶之前殺申生傳冬者殺大夫之時
春者來告之時也何以又不能讀也乃又云

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此則仍當以經傳証之經書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杜氏云此據來赴而傳則追記前事八月秦伯興師九月晉侯逆戰于韓而見獲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魯史聞告之月即晉侯歸國之月此仍是春秋書例經從赴月傳從戰月無可疑者獨是赴月壬戌戰月亦壬戌則焉知經之所書非即戰月而以夏周二正相互異者而不

知傳文甚明傳于戰之九月既書壬戌而于歸國之十一月特書丁丑以別之夫晉侯以壬戌日見獲以丁丑日歸國計壬戌至丁丑相距止十有六日而晉侯見獲則自九月至十一月凡有三月國語云在秦三月是也則此一丁丑必非見獲之壬戌可同月者是以經書十一月壬戌而傳即書十一月丁丑以明此十一月者實聞告之月萬萬非見獲之月壬戌可混十一月之壬戌必不可混何則以歸國在此月也故杜氏以長歴推之

直註云九月壬戌是九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是十一月之十四日丁丑是二十九日截然不同不讀經乎方晉侯被獲之月舉國倉皇奔救不暇何暇赴告是必既盟之後秦許還君而然後來赴然而仍未歸國也故雖同在一月而壬戌聞告丁丑歸國則經但書獲而必不書歸其謹嚴如此予傳春秋專舉大義而不及瑣屑非故略之亦謂經傳巨細通讀甚明舉一隅不當又舉三隅也若謂春秋晉事獨用夏正則即以僖年晉事計

之二年夏晉師滅下陽八年夏狄伐晉十四年秋晉沙鹿崩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夏四月晉侯戰城濮五月晉侯盟踐土冬晉侯會溫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師敗秦于殽皆經傳並同並用周正自此後則無勿同者至成十八年晉殺胥童傳先一月不必用商正宣十五年秦人伐晉經先一月豈得謂用秦正也若謂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

則以秦正建亥而漢初因之非誤也前固有辨之者也

乃日知録又單舉傳文謂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歴推之為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于傳者也此則何如

又非也傳云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杜氏曰此周正也是時卜偃云鶉之賁賁天策焞焞虢公

其奔在九月十月之交乎杜氏曰此夏正也夫猶是傳文猶之非夫子之經則其所引者必晉史矣晉記此事用周正而即于此事之記言忽用夏正則雖狂易眩亂必不至此儒者讀傳當思其所言是何言其所言之事是何事夫三正遞建諸事可通而獨此推測占驗之事多用夏正何則以氣候分至有難齊也今鶉火天策推驗昏旦此非用夏正不可春秋記楚子滅陳歲在鶉火而晉史趙謂顓頊崩年國語稱武王伐紂之年皆歲在

鶉火此必非高陽用周正武王用商正可知是以尚書
鄭註謂堯正建丑而歷則建寅呂不韋以周人秦相作
月令一書而既不用秦正復不用周正此易曉也然則
絳縣老人亦以干支算月日與古人算歷正等而必以
周正律之其可通乎况長歷之推其在杜氏亦甚詳尚
置喙乎
日知録又云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註文
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

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如此則經禍起矣春秋恒例但得書列國君卒而不書列國立君此在十二公全經盡然即或弑君討賊偶一書立如隱三年衛人立晉此是春秋開卷討弑君之賊特一及之他無有也若謂新君入國在所必書則惟莊九年小白之入魯師以納糾書之秦納重耳于魯何與

而必告而書此非例也至于踰年之告則國亂多故並從緩赴而乃武斷曰錯簡吾即以僖年事質之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夫天王之崩實在七年十二月傳書閏月惠王崩是也以周時置閏並在十二月故也乃踰一年而始來赴告故傳曰告緩此未嘗有錯簡也今以愚意測聖經既不解經又不識傳一有不合而即欲改經以從我抉經之禍從此其不可問矣言至此吾方惴惴之不暇何暇與辨嗟乎讀春秋者盍亦于經

文加之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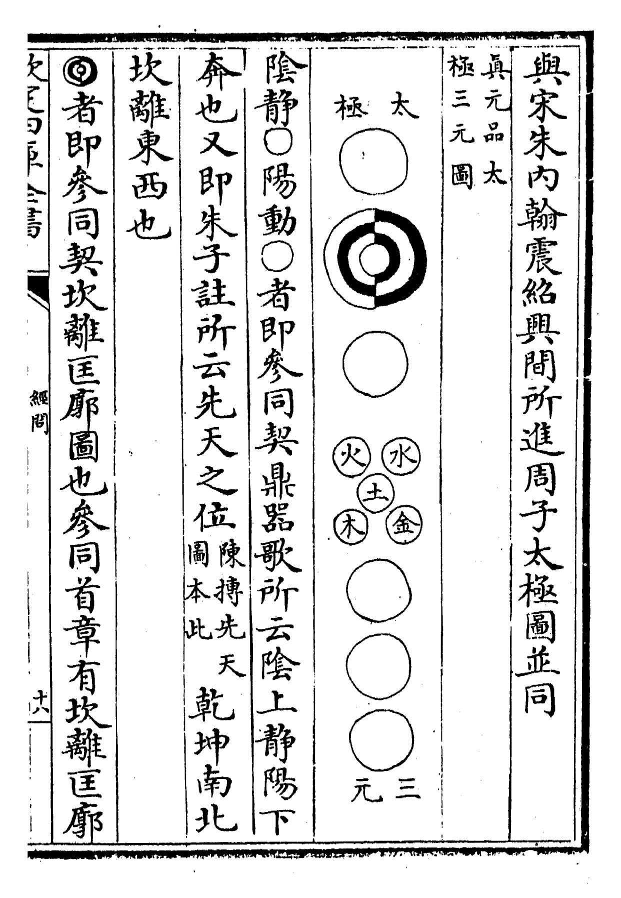
李堘書問

太極圖說遺議中有上方大洞眞元妙經品唐玄宗御製序稱爲眞元聖主上方開化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所傳堘查道藏並無眞元妙經品一書敢問是書所由來若先生見王草堂能詢之乎

按此書在杭州吳山火德廟道藏中係刻本王草堂搜得之祇錄其書名并圖與玄宗之序而書仍付去其圖

與宋朱內翰震紹興間所進周子太極圖並同

眞元品太極三元圖



陰靜○陽動○者即參同契鼎器歌所云陰上靜陽下奔也又即朱子註所云先天之位陳摶先天圖本此乾坤南北坎離東西也

◎者即參同契坎離匡廓圖也參同首章有坎離匡廓

語因以為圖中一小○坎離之胎也左☾為離離中黑

右☽為坎坎中白也

水火土木金者即參同契三五至精圖也參同五行逆克章有三五與一天地至精語因以為圖其云三五者謂天地生數只有三五天五生土一五也天三生木合地二生火又一五也地四生金合天一生水又一五也此至精者也

○○○此則作眞元經者合前二圖及此三元而總名

之為太極三元圖也其云三元者漢律歷志有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語謂太極包子丑寅三元而歸于一元即天地人三才也眞元取成男成女并化生萬物以合之而并為太極三元之圖所謂無極亦所謂眞元者也然則宋人太極圖本眞元所合圖而陳摶竊取之陳摶本眞元眞元本參同此固無可疑者若其證則有二焉一唐陳子昻作感遇詩十八章其首章曰太極生天地三元感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參同契不曾合三圖而名太極

也若陳搏太極圖則子昂未之見也

一唐釋圭峰作禪源詮集畫十重圖中一為◎阿梨耶識即太極也左行為⊙為覺右行○為不覺即坎離也

釋中洲集曰此即太極眞元圖也乾之九五太極也用九无首無極也坎中為人心之危以中有黑業也離中為道心之微以中有白業也慈雲釋灌頂曰佛有黑白業以眞與覺為白妄與不覺為黑達磨曰當勤修白業

又書問

九宮始于何時今所傳者大約本之易緯乾鑿度中先生前有風角九宮之文後復不用何耶

九宫未詳所始然其來已久如梁之七錄有黄帝四部九宫又隋經籍志有九宫法其書皆不傳若周時有明堂九宫相傳周公營洛時所作其法有九字見大戴記中今乾鑿度所傳亦似與明堂九宫相合而陳摶竊之妄名洛書蔡沈直據之作洪範皇極則與乾鑿度本文又各有誤者至于風角九宫則本黄帝靈樞九宫八風之説而取四宫為風角角者隅也如東北天留宫東南陰洛宫西南元委宫西北新洛宫各用其宫之風以占

休咎在漢張角實善此術故吴氏殷書作臆書謂張衡傳稱律歷卦候九宫風角即張角九宫章懷太子註後漢書引乾鑿度以實之非是乾鑿度焉得有風角耶予初亦信之但其説張衡傳固是若以陳摶所指洛書者當之則摶圖與鑿度合且亦即明堂九字之學雖非洛書然亦非風角也故又不從也

袁主考書問康熙丙子浙舉鄉試其主考袁中允為先生同年生是科首題為公叔文子之

臣大夫撰章因有書問

公叔文子之臣註為家臣則其云大夫定不是家臣之稱昨集南山長耳禪院有客在座謂春秋家臣亦稱大夫如晉趙簡子疾其大夫皆懼孟子稱陽貨為大夫有賜于士則大夫即臣為之然兩名不兼稱既稱為臣而復加以大夫字縱非書法亦豈有詞法可如是者請明示之

此固未經討核不敢妄對然嘗聞于先仲氏則似臣大夫三字原不分者夫臣大夫非謂以臣也而為大夫又

非謂此臣即大夫也古稱陪臣謂大夫之副貳也大夫為司徒則陪臣稱小司徒大夫為司馬則陪臣稱小司馬總以副貳為言是以陪臣有二稱一是家臣即家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也一是邑宰即邑大夫也春秋傳魯有郈大夫郰大夫郰邑大夫是也蓋邑宰家臣通稱大夫而統之為臣大夫即屬大夫杜氏謂申豐者季氏之屬大夫臣者屬也臣大夫三字不得分矣是以同升諸公公與臣對初

為臣大夫既為公大夫公與臣可兩大夫與臣豈兩乎

以予所聞于先仲氏者如此

經問卷十七

經問卷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王彔問宋儒輕聖門弟子初甚惡之及觀宰予請短喪子路子貢疑夫子為衛君拒父則未免自取輕矣初不知論語何以載此

古者以三年喪為再期之喪故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

不更始焉然而必三年者加隆焉爾也惟加隆故再期也則是先王制喪之意原只以期年而進推之然且二十五月即畢喪重服盡除是衰麻尚不至三年何况致哀宰予言此本為稱情非以立文也然而義不可訓也要其言則固非無自者也

若子為衛君則從來註論語者並茫然不解公羊謂衛人拒蒯不以家事廢國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此一說也若據春秋則衛君未嘗有拒父之事當時晉師師伐

衛不過借衛世子之入乘喪嫁兵此實衛國存亡之幾故國人拒晉不是衛君拒父也晉自襄靈後相繼肆惡不惟與楚爭宋鄭陳三國即齊魯與衛本與國也而亦以屬國視之定朝貢議賦役朝夕徵索惟魯頗甘之而齊衛不平故前此齊稍抗命而累戰不勝至是齊景衛靈求平于魯陰結之拒晉適夫子為魯司寇竟許之平而會于夾谷此定十三年齊景衛靈所以有伐晉之舉也但是時晉既未創而趙鞅以遷衛民之故致荀氏范

氏入朝歌以叛而鞅復圍之于是魯定齊景衛靈共救朝歌不謂晉復敗荀氏于涵齊衛再救而魯定先卒及哀公新立齊衛猶伐晉取晉棘蒲而不謂衛靈又卒趙鞅乃用陽虎計借以納世子為名趣衛靈未塟因喪來伐是先君敵讎乘危襲國倉卒投鼠豈容忌器此時雖欲不拒之不得矣是以夫子春秋特書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于戚以為伐衛者晉趙鞅非蒯聵也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為拒晉者齊與衛二國之

師非衛君也所終患者正惟衛拒晉而衛君不拒父以致晉師去而蒯聵得留遂有哀十四年世子復國事耳乃當時晉衛相抗不幸而新君與乎其間旁觀者視為拒父而夫子適在衛不以為非并疑夫子亦許之殊不知圍戚而拒晉夫子所許若拒父則豈所許乎解經貴通經春秋未通焉解論語乃以論語之不解而反咎聖門之有得失殊無謂耳

朱樟字鹿田康熙己卯舉人仁和人問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三巳之考春秋傳鬬子文並無三仕三巳之事惟莊子荀子則皆云令尹孫叔敖三仕三舍疑此本叔敖事而論語誤引之今之作四書解者多有援荀莊以辨論語若此者宜何從與

此荀莊之誤也孫叔敖舉海濵本期思之鄙人並非公族舍即去此耳焉有至再至三之事且鬬子文仕楚約三十年而叔敖以宣十二年始為令尹不數年而楚莊死然且叔敖之死先于楚莊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

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丘之地是也是叔敖之仕裁一二年耳以一二年而三仕三已則終朝三褫立朝所羞夫子不得而稱之矣且子文非無據也國語鬬且廷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實有三已事此其明文况且廷又曰子文受禄必逃之而後反之此皆讓禄讓爵之實行覲其後忽舉子玉以自代雖所舉不當然其退讓之意則概可睹也况以子家之妄言而反疑論語與春秋外傳無是理也

又問孟子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載書謂載其盟書于牲上也朱註讀書加于牲上原以加字作載字之訓考趙岐舊註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複與

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為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于上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朱氏此註本穀梁傳云葵丘之會

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此加字並
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别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
瞭然矣葢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
盟晉士莊子為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
十年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
示諸族受職聽政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
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名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
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

曰載牲且無有加于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

胡紹簡字去煩衢州人問論語肆諸市朝謂殺而陳其尸也然不知刑殺何所得毋刑于市者肆市刑于朝者肆朝與

據諸經所載但有刑于市者無刑于朝者王制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家語刑人必于市與衆棄之此則劃然惟一市也周禮即不然司寇鄉士掌國中刑殺則六鄉以

內並刑于市至六遂以外則各就其地刑之有刑于遂者有刑于縣者然此皆指士以下賤者也若公族與大夫以上則皆刑于甸師氏以别之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掌戮所云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是也是王制家語無貴賤刑于市而此則既分貴賤復别所在故鄭氏謂王制是殷制周禮是周制或不必然然要之鄉遂市甸俱不在朝其曰刑于朝諸經無明文也且禮有肆市並無肆朝周禮于小

司寇文刑鄉者肆國市三日刑遂者肆遂三日刑縣者肆縣三日惟公族及大夫以上刑于甸師氏者則不在肆中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秪有肆市並無肆朝乃論語則實有之且註云士肆市大夫肆朝初不知二語出自何經舊儒亦有疑之者謂家語五刑篇刑不上大夫即有大罪使之自裁未嘗捽引而刑殺之况肆之乎且公伯寮非大夫肆市已耳何必肆朝故又有謂市朝言市如朝也

史孟嘗君傳稱過市者曰過市朝司馬註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雖連稱市朝實只是市特子謂又不然者國語臧孫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少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為刑次之三焉得混并且其事春秋亦有之如晉尸三郤于朝楚殺令尹子南于朝而三日反尸類雖是時晉楚行事多失典制且皆係賊殺並非國法不當引周制為左據然而有其事矣吾信三禮不敢廢論語春秋則曰刑士于市刑大夫于甸

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則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為不可也

又問論語甯武子衛大夫集註據春秋謂其事文公成公兩朝而春秋不然成公元年尚有武子之父甯莊子盟向一事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究濮周制世卿必父老子繼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為大夫也集註有誤而嘉興陸氏_{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如註而淮安閻氏又引春秋傳以實之謂鄢陵

之戰晉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為厲公車右韓厥將下軍而厥之子無忌為公族大夫是父子同為大夫且同在軍有明徵也故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即為公左宰焉見甯武在文公朝必不同父莊子為大夫耶

此予于論語稽求篇已辨及之特其說未備耳從來世卿必父老子繼並無父子可同為大夫者其或間授子以官則皆是國子之倅非大夫也周制已不可考嘗從

春秋傳按世爵相繼之法大抵當父在時必先定所繼名之曰立暨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即位故有立而不即位者如季武子已立悼子而未即位而死則季平子繼之是也有不立而即位者如孟莊子死未經立秩而羯忽即位即繼之孟孝伯是也若父未老死則立亦尚有未定者何況即位但世爵諸子當父在時亦有散仕為倅者倅者副貳也周禮掌國子之倅是也亦作卒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是也大意世爵

之子可使副貳其父預為私家之散官而得預者名為倅不得預者名為游倅謂散倅因之有父在而策書偶見其子名者如鄭子國侵蔡而其子子產得竊論之然而終非從政終不許其議國事何則非大夫也若公彌之為左宰則又倅之最卑者更無論矣至于公族大夫公路公行則皆是晉官倣周制之倅而異其名晉成公曾置田邑以養公族且使公行之官皆得率其族以掌公戎行故大國三卿而晉設六卿凡公族公行皆得從

之如鄢陵之戰欒書子鍼爲車右即公行也魏風所云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即公族也魏風所云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父子同時爲大夫者而以此爲証不特不讀論語春秋并三禮毛詩俱不讀矣且子亦知韓厥之子無忌終不爲大夫乎左傳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即無忌也而穆子以廢疾辭請立弟起即所稱韓宣子者至宣子即位而獻子遂老此在晉語亦有之則前此無忌之屢見于傳且屢稱公族

大夫非大夫也是以昭二年傳稱韓須如齊逆女三年稱韓起如齊逆女夫須者起之子也兩年兩逆女而子先于父豈韓須先起為大夫哉須之逆女倅也非大夫也起之逆女大夫也即位而嗣爵者也是以世爵未繼即有賜為大夫者而終非嗣爵孟獻子之子仲孫它季氏特使為大夫然而嗣爵者孟莊子也即有從君作國倅已稱大夫而仍非大夫子家羈從昭公七年公賜從亡諸大夫子家羈與焉而究不得稱從政却季氏而去

至今歸父之爵未有嗣也甯氏衛公族莊子武子又世爵世預國政豈有莊子未老武子可即位者亦豈有世爵之子出為國倅而策書不書其名者且即為國倅非從政大夫不預國事安所見其愚與知也若公族大夫公行公路則衛無此官集註既誤而欲就其誤而强說之不尤誤乎

陸霦字文端康熙乙丑進士嘉興人問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始于大業大費而註者謂大業即臯陶大費即伯益也是

以陸德明孔穎達司馬貞輩皆云伯益者臯陶之子而孔安國註尚書趙岐註孟子皆不之及不知史記何所據而云然也乎

論語冉伯牛仲弓同為聖門四科而王充謂仲弓是冉伯牛之子臯陶益同為舜五臣而此謂益是臯陶之子俱經書笑話幸而系本古史考帝王世紀諸書並無一傳否則滔天荒唐安所取準予所以不註尚書者一則年老志敗一亦為此也但此並非史記說也其說起于

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而曹大家註云陶子者
皐陶之子伯益也司馬貞作索隱遂引之以註史記實
則史記所云大費者是栢翳亦作伯翳並非伯益索隱
但據史記有伯翳佐舜調馴鳥獸一語與尚書咨益有
疇若予草木鳥獸語相合因强誣史記而不知史記于
陳杞世家明云伯翳之後周平王時封為秦垂益夔龍
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伯益明分兩人秦紀之伯翳非
伯益史記不受誣也况伯益非皐陶子史亦有之夏本

紀云禹舉皐陶將授政而皐陶卒封其後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是也即栢翳非皐陶子史亦有之左傳楚人滅六臧文仲謂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而史記云栢翳之後封于秦項羽滅之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是也是史記明白不惟皐陶非伯益之父且亦不能父伯翳以一言之誤而欲强兩人而共認一假父眞笑話也故此邪說皆起于列女傳註之一語司馬孔陸皆唐人或受其惑孔趙無是也

然則伯翳爲舜臣而史記云佐舜調馴鳥獸與尚書

益之掌鳥獸相類則又何與

比即益所讓朱虎熊羆之類也尚書孔註謂朱虎熊羆在元凱中而春秋杜註亦云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此伯翳者雖不必即是朱虎熊羆而八元之中則應有之按朱虎熊羆與八元之熊虎豹貍俱以鳥獸爲名翳是飛鳥山海經所稱文鳥似鳳者故伯翳名大費費有飛音陳湘姓林曰費氏音蜚而趙明誠曰此字有

兩音其一音蜚嬴姓伯翳之後史所載費昌費中費無忌皆是也則伯翳大費或謂即八元之一所稱伯奮者以費蜚奮飛總以飛鳥得名不無太鑿但史稱伯翳有孫當夏桀之時鳥身人言為太戊御車則以鳥獸之形即名鳥獸為鳥獸官工古荒畧容或有之孔杜二註或不甚相遠也世妄言吾妄應要不得鑿鑿貽世笑耳

盛唐書問伏生尚書二十九篇其一篇是泰誓孔壁尚書五十九篇其一篇是小序此人人所知也今攻

古文者反謂泰誓一篇不出伏書然不敢謂出孔壁小序一篇不出孔壁然竟謂是出伏書如梅鷟羅敦仁父子忽以小序攙入二十九篇之內果何說與朱氏

經義考主其說

伏書二十九篇原有偽泰誓一篇與二十八篇同出後以泰誓文頗不雅馴回護伏書者多謂此篇是增入之書如後漢書建安間黃門侍郎房宏謂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此篇增之即王充論衡其言亦然而唐儒陸德明

孔頴達則直謂司馬遷所增此皆莫須有之辭然並無有言小序一篇在二十九篇內者夫二十八篇是尚書無歟數也若果小序在篇內則直以此一篇抵二十九篇之數而其數已足何必多方曲折解辨此泰誓一篇是增本不是原本夫不云無泰誓而祗爭泰誓之增與不增則有泰誓可知也不以他文校篇數而祗以泰誓一篇較論篇數之增減則其無他文又可知也自攻古文者初間盡情攻小序以小序為孔書所同出也既而

見史記多載小序因復奪小序而冠之今文之首一則以此補篇數可免偽泰誓之失一則不使小序歸孔書以作司馬遷見小序不見孔書之証其用心良苦而又不然者小序之必不能代泰誓猶之李不能代桃前亦既言之矣若小序之出孔書則諸家多能言之大序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分出五篇并序共五十九篇陸氏釋文云古文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孔氏正義云孔書五十八篇加序一篇為五十

九篇是以孔書初出安國之兄蓼侯孔臧與安國書云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復有百篇耶此因伏書所載並無小序故前此所聞但知二十八篇而不知有百篇以百篇即小序也向使小序為伏生所有則百篇之名出之已久曰不圖曰復有是何言與故攻古文者在朱吳以後接踵而出如金履祥黃鎮成王柏熊朋來輩猶必曰伏二十八篇合泰誓為二十九篇孔五十八篇合百篇之序為五十九篇相傳已久無

可移易而吠聲之徒將并此百篇之序而亦亂之指黑為白認鹿作馬則亦何事不可究而梅鷟無頼尚以行此為得計自誇為聖經之忠臣義士不亦悲乎

又書問今攻古文者層見沓出必欲摧敗之而後已先取梅鷟羅敦仁之說陰移百篇小序奪而冠之二十八篇之首以百篇之名為史記所全見也乃取史記五帝夏商周本紀及魯衛燕晉蔡宋諸世家中引及尚書者為眞尚書不經引及者為偽尚書別列史

記所引者為一編而斥其餘經此說何如朱氏經義考亦主其說

此仍是吳氏書纂言之單列今文而刪古文羅敦仁尚書是正之以大書錄今文小書錄古文之故智也殊不知史遷之見小序而不見經文在究詞辨之極詳大抵孔書一出史遷既就安國家尋問但得百篇之序故急採錄之而五十八篇則原本已送于官其更寫一本方藉之作傳註不能他授乃未幾而巫蠱事發即所作傳

註亦不能上而史遷則又遭李陵之禍縲絏受辱安國藏本秖得傳都尉朝一人而史遷無與故其叙金縢諸書載古文說而泰誓蔡仲之命則畧載古文于其中以見大意是其不見古文者不見眞古文非不見偽古文也謂眞古文初出而不能見非謂偽古文晚出而不及見也向使史記引古文有一與今本齟齬者則今本為偽而史記無有也向使今本古文二十五篇而史記所引偶有一篇在今本之外則今本為偽而史記又無有

也果欲如史記所引以別眞偽則古文偽者二十有二
而今文之偽亦一十有一何則古文祇泰誓蔡仲之命
而其餘皆偽若今文則所未引者在商書有盤庚三篇
作一篇而在周書則猶有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名誥洛
誥多士多方立政顧命合康王之誥凡一十四篇作一
十一篇皆偽書也夫祇以古文二篇今文十七篇舍百
篇之經而僅存此十九篇以為尚書世無是理然且意
在偽古文而乃行其說而今文皆偽如之何乎

附古文尚書寃詞餘録

予作古文尚書寃詞成錖吾李生携之北行即江浙間亦多知其事然無來駁辨者乆之桐鄉錢曉城專攻古文者也特來會城信宿姚立方家立方亦攻古文者相對無如何特介立方來謁但以請教易春秋為言舉春秋秦獲晉侯占驗與兩蔡侯申為問語詘而去

其年予寄寃詞一本與德清胡朏明以其亦攻古文也朏明不答後有人傳朏明語云杜林漆書不過用漆寫

古文耳何以知古文不僞而滌書爲僞此由朏明不知滌書本末故其言如此此不必再辨者

康熙四十一年淮安閻潛邱挾其攻古文書若干卷名曰疏證同關東金素公來亦先宿姚立方家而後見過但雜辨諸經疑義並不及古文一字次日復過予時金素公沈昭嗣倪曾玉姚立方俱在座偶及顧亭林日知錄論禮一條謂天子諸侯絶期惟恐以期喪廢祭事也予顧在座眙瞟謂古禮並無以期喪廢祭事之文此是

何說因微有詰辨遂罷

踰數日潛邱謂人曰僞古文似難而實是也不僞古文似易而實非也且有從潛邱來者云閻先生謂古文眞僞不必辨但輯吳才老後迄元明及今凡攻古文者合作一集傳之後來以為屏棄古文之案則但存其說豈無起而踵行之者予聞而嘆曰凡詞窮者必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語不能勝人必曰謂臧兩耳似易而實非也謂臧三耳似難而實是也此皆籠統是非

妵亂可否之言何足為據夫不偽古文亦非易事且何以實非必當明言其所以非者予作寃詞原約云若此書有乖錯萬祈立賜我譴誨及遲之數年並無一人來駁正者則亦可已矣乃又多集訟詞以為他日爰書之據用心如此吾如之何哉雖然蚍蜉衆多果足撼大樹耶

又踰日與潛邱集顧揞玉宅適禾中朱竹垞來坐中語及潛邱所著予劇言春秋無父子同為大夫之事又言

四書釋地所記闕里是錯又言毛朱詩說不宜引王柏程敏政謬說作據潛邱俱唯唯弟微及攻古文事則竹垞謂明萬歷間會試場曾以廢古文發策問而試錄載焦弱侯文具在也明當來寓同觀之予私忖以科場功令擬廢此書則一言出入而先聖古經存毀之幾決于俄頃勢亦危矣且恍然悟昨所傳攻古文者將合併諸說彙作一集言信有徵歸三嘆不寐

明起過竹垞寓亭時王百朋在坐頃之潛邱來出試錄

並觀

萬歷己丑科會試主考許國王弘誨第三場第三問有云書古文傳自孔壁或曰贋也何以辨其然與第七名焦竑對云書古文稱自孔壁者贋也其詞固不類且多剽取也藝文志別古經于尚書蓋猶疑之弗敢斁焉夫不忍于刊贋而忍贋者斁乎故當正而刪之者此也

予讀竟躅足大笑曰嗟乎祇如此此足攻古文耶焦君

不讀書不識漢志諸君亦不識耶
坐客競起爭詢曰何謂也予曰焦君對策凡五十七字惟藝文志至弗敢叙焉十七字是古文罪案謂藝文志疑古文也不知此非藝文志也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謂孔書也經二十九卷謂伏書也自元吳澄攻古文闢藝文有經與尚書之分而目不見漢書妄意稱尚書者必是今文稱經者必是古文遂毅然作尚書纂言分去古文二十五篇而獨存今文二十九篇名之

曰尚書以為古文非尚書也因誤引藝文志作証而顛倒之曰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此固攻古文者一大寃案而明歸有光無學閙澄説如此亦效之大攻古文然亦目不見漢書使大言曰有光讀書深知書義能分别眞偽今伏書孔書原自别白班氏志藝文分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以古文為漢世偽書别稱為經不使相混其慎重如此而唐作義疏致漢儒專門之學遂以廢絶予每誦其言輒為之慚赧移日今竑又目

不見漢書拾有光唾餘便堂堂然對策如此此非黑暗世界乎夫百犬之吠固以聲也乃不意一犬之吠并形亦無有然則今之嘵嘵者皆犬也而徒吠矣是日大雨潛卯遽别去道過吴尺凫家留語云為我致毛先生老友無幾人能直言教我我方感之豈有所芥蔕特欲我毁所著疏証則不能但各行其是可耳徑去

次日予彙澄有光竑三君説合作一通寄竹垞寓亭𤋮竑對策文曰藝文志别古經于尚書葢猶疑之弗敢𣪊

焉
歸有光尚書考異序曰有光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
書之文義益信吳文正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
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頼以别其眞偽
惟其文詞格致之不同學者由其詞可以達于聖人而
不惑于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文詞格致之不
同固不待于别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云尚書二十
九篇古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為漢世偽書故别稱為經

不使相混盖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近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儒專門之學遂以廢絶

吳澄尚書纂言曰古文非尚書也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原註為五十七篇　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經二十九卷原註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伏生傳授書

古云三言可殺人豈有三君頗有名且皆雕刻成傳書而有不信者今大不然據三君欲廢古文不過謂古文非尚書耳由眞藝文觀之是古文為尚書今文為經三君所據相反也且古文經四十六卷非十六卷經二十九卷非二十九篇其所據又錯也以為經則皆稱經以為尚書則古文是尚書而今文非尚書使班氏而不慎重則已班氏而慎重則將疑今文而不疑古文班氏而不分別則已班氏而分別則將斥今文而不使混于古

文删伏書而不忍殺于孔書其意在殺人而不幸而反而自殺此固千古一大笑話可以補癡子所未具者必欲集衆說以攻古文則予請先彙三説以進獻如此又次日與竹垞集周暦巖宅竹垞謂予曰昨論三說甚快特言過激切莫似反攻今文否予曰今文即古文也予通人也豈肯攻今文正言彼攻古文者反攻今文耳戲場賽盧醫欲毒殺孝婦之姑而反殺其母可云孝婦殺賽母乎衆各大噱

又越日與竹垞集汪無已讀書堂覩竹垞所著經義考

中有吳澄書纂言自序予指其誤處

如云晁錯就伏生家傳經得二十八篇晁錯受章句屬讀並非受經文

益二十八篇在漢兵初定時已出而教授齊魯之間不俟錯傳也儒林傳載今文授受但有濟南張生夏侯勝

歐陽生有掌故乎

孝武時河内女子獻偽泰誓一篇在宣帝太和元年非孝武時

東萊張霸作偽舜典二十四篇儒林傳張霸作偽百二篇非二十四篇

也其云二十四篇者孔氏正義誤以鄭玄註杜林尚書關舜典至冏命二十四篇為張霸所補此荒唐之言世無西漢張霸能為東漢杜林鄭玄補闕軼者趙孟頫無學受人之誤竟稱張霸作偽古文而此又誤之所謂攻古文之徒無一不誤者此也且舜典無二十四篇鄭注古文闕舜典汩作九共以至冏命則有此數澄但見舜典二字遂不顧後文而即以舜典概之夫偽古文秖二十五篇而偽舜典已有二十四將奈之何

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于二十八篇内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增多伏書分析伏書皆安國之事以為安國原增多分析而梅賾就其所增所分者而偽為之猶可言也若竟屬梅氏則凡漢書漢紀書序所云增多若干篇復出若干篇者皆以西漢人而豫紀東晉人作偽之數有是理乎

梅賾上孔傳上送于官遂與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書並行至唐作義疏而三家書廢不工古文尚書其云上送于官已不通矣若云與三家並行唐疏出而三家書廢則誤中又誤似乎全不識一

書者東晉至永嘉亂後三家書亡而後梅氏上孔傳是三家未嘗與孔書並行且亦未嘗出唐疏而始廢也但欲誣古文而乃使漢唐儒者無不受誣嗚呼寃至此

江西吳仲彬自言能辨古文因作臯司客來杭聞予寃詞且聞予言攻古文者無一不誤遂挾剌過予云朱元晦謂梅賾偽造古文此誤也梅賾上古文未嘗造古文也趙孟頫謂張霸偽造古文亦誤也張霸造百篇未聞造二十五篇也惟梅鷟作尚書考異其序云

漢孔安國專治古文降及東晉有高士曰皇甫謐者見孔安國書摧棄人不省惜造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遂獻上施行焉自吳先生纂言外並無一人為聖經之忠臣義士豈不痛哉

據此則是造偽書者皇甫謐也予曰此又一誤也古文本不偽而必求其偽且必實求一偽造之人而必不得于是反偽造一人以實之而偽生矣夫欲攻人偽而自

坐以偽比非誤乎一誤豈堪再誤君勿受人誤以自誤
可也據晉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
書故作帝王世紀中多載及之是梁柳授謐謐不曾授
梁柳也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鄭冲授扶風蘇愉愉授
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則授梁柳者
是蘇愉不是謐為梁柳所授者是臧氏不是皇甫氏也
夫皇甫氏則焉能越鄭冲蘇愉臧曹梅賾而別作偽書
以授受之矣說書須有據況以聖經之重大而憑空誣

罔究古聖古賢究三王五帝君臣上下而并以究及數世之平民此其罪在何等恐叛經非聖議所難免而反以世無聖經之忠臣義士抱此大痛夫梅鷟自信為聖經之忠臣義士耶仲彬起揖謝次日復過予乞尚書廣聽錄及辨定大禮議去

或言甬東袁六符好攻古文故見予究詞頗自沮然時時來杭道其鄉人通洋者每得海外書有日本孝經是仲尼閒居曾子侍坐有千文互異八字有尚書即豐氏

世學本惟新羅尚書無大禹謨五子之歌旅獒君陳四篇而多舜典半篇在慎徽五典之前其餘句字多不同吉安曾弘副使在康熈甲辰年得其書未經入獻而即死遂藏于家令將詣吉安求之其人曾介沈生士安謁予不值而去予急遣沈生告其所知幸勿為偽自為偽以偽聖經罪當加等上有皇天下有厚土勿謂此中可欺也君鄉人豐氏世為偽書在明嘉靖間曾造海外書二本名為古書世學其一稱朝鮮本者云箕子封于朝

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而附洪範一篇于其末其一稱徐市倭國本者云市為秦博士因李斯坑儒託言入海盡載古書至島上立為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王父河南布政司使豐慶録得之以藏于家而豐熈述之實則豐坊偽為也幸其書不攻古文故不為大害然而作偽之惡漸不可長已為世唾詬擯斥久矣若曾弘副使則本鄉人所不齒即其人亦不知何等而可與之語此等事乎况海外無尚書在列朝記

載甚明周顯德中新羅獻孝經宋咸平中日本獻鄭註孝經並言無尚書本即元祐中求高麗百篇尚書亦並言無有甚至外國史官載中國歷求尚書不得是海外尚書絕無影響後有出者皆屬贋作行偽之徒其亦可以廢然矣士君子生抱才質尚知力學亦何事不可為而必出于此夫必欲出此吾亦無如何然何苦乃爾

經問卷十八